



[二十諸天]

傲視江湖亂世紛爭 / 煮酒狂論英雄短長

燕 · 國 · 鴻 · 漸

云外山

著

四

京華出版社



[二十諸天]

傲视江湖乱世纷争 / 煮酒狂论英雄短长

燕 · 国 · 鸿 · 渐

I247.4
76
:4

云外山
著

四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83464

京华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十六集	若水馥雪	真假荆山	1
第三十七集	问鼎群雄	内圣外王	58
第三十八集	摩利国君	石枰春秋	111
第三十九集	迈超京华	一滴香泪	164
第四十集	出使宇文	在陈之厄	212
第四十一集	伐柯媒人	黛阁深秋	248
第四十二集	举国大婚	雪泥鸿爪	285
第四十三集	雄文大手	攻破云林	338
第四十四集	削平辽东	剑慑天下	412
第四十五集	山阴夜雪	九江东注	446

第三十六集 若水馥雪 真假荆山

忽一日，慕容焉没有和赵、郑两人打招呼，倏忽之间掠过烟瘴，片叶不沾身地出了霁霖幽谷。一日之间纵横数百里，到了当日自己埋剑之地。这里依然是幽林青青，晴空湛湛，时空似乎从来没有丝毫的改变。想及当日自己因不能报仇而心灰埋剑，这时不觉感叹世事变化无常，造化神奇——几个月前自己还担心生死，而今却已练成了举世罕求的武功。

慕容焉将那泥土掀起，脑海中不由得现出了凌重九的身影，心中莫名一酸，抖手之处，那地穴之中赫然露出一柄剑，一柄黝木长剑，这柄剑正是凌重九前辈临终所授，如今，它又从泥土中出来，重见天日，而它真正的新主人，就是慕容焉。年轻人望剑拜了三拜，轻轻拭去那长剑上的泥土，凝视它意色萧然地道：“凌前辈，如今我终于能不负此剑了，伯伯也可以安息了……”一言及此，慕容焉望空弹剑，清叹一声，振衣而去。

时光如水，倏忽在任，不知春意将残，江湖无止。

如今武林中到处都流传着“百宗论剑”之事。刻下中原鼎沸，刀兵无休，勇猛的汉国匈奴人已经将大晋国赶到了江南，中原及雍州尽被汉国占去，其国势之强，兵力之雄一时无两，天下各大宗派群情纷纷。时值天下各宗论剑之期，诸大门派纷纷接到当今天下十三柄剑中“孤青流隗震”五人的函帖，檄邀天下群雄到国泰民安的慕容国龙涉山共谋一聚。一时间，列国的武林门派纷纷北上，这也难怪，名震天下的十三柄剑就是“百宗论剑”的发起人，几十年来，

他们是天下公认的继剑祖彭化真之后四海剑术的巅峰。如今十三柄剑多数已没，“孤清流隗震”指的是正是其中五人，他们是“孤云剑客”冯正伦，“青锋子”卓无惧，“流云子”莫可虞，“隗山瞑尊”余长持，“震风剑”刘棠，他们都是中原武林的翘楚，一言千钧，自是无人不服。

其间没有接到请帖的小门小宗竟然也一涌而至，其势汹汹。其实，大部分人乃是来看热闹来的，听说在百宗论剑之前，华山天仰刀宗，青城山青城玉楼，嵩山缈峰剑派，莲花山剑壁，北剑门等十来个江湖大宗要拜赐鸣月山的逸剑、崧剑两大宗派，以讨回三十年前秘笈被盗之事。

其实，这件事一年前江湖上就有传闻，当年逸剑、崧剑两大宗派的开山祖师过九阳和慕容擎云乃是何等气概，双剑伏天下，一时江湖中无不拜服。但时隔三十年的今天，天地有变，岁月沧桑，三十年中江湖上新的高手蔚然群起，超越师门者不知凡几，对他们来说，燕代如一片神秘的国土，其上从不履足中原的绝顶高手就有六人——“须弥七横睨十方，师辩揭谛映月芒，至空刀震北冥路，倾国一槊弥覆掌”这句话，天下学掌、学剑之人无不倒背如流，挑战这些高手自然是很多武林中人一生的目标。

所以，这次百宗论剑之前的这场角逐，确实吸引了很多门派。如今诸大门派登山拜赐之期日近，江湖纷纷。慕容境内各行各业突然红火得不行，无论大小官道，酒肆茶寮，不时聚集了携刀带剑，三三两两的江湖武人。这一日河阳城外一处茶棚，挤了不少的江湖中人。这在此时，北面渐渐折回了一群江湖豪客，约不下二三十人，光看衣着就知是同一个门派的。但看他们神色颇为颓废懊丧，到了此地竟然毫不停留，迳自南折。

棚下的江湖中人很是好奇，有好事的寻了一个同路的慕容客商，问他知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谁知那人不但知道，而且是亲眼目

睹了全景，只说这些人乃是大晋国“流居门”的人，方才他的掌门人柯槐先生正要率门下弟子北上鸣月山，半路遇到一个年轻人拦住去路，劝说柯槐先生不要受江湖中人挑唆，去鸣月山为人所用。那柯槐先生迢迢远来，自然不会听这年轻人一席话就打道回府，结果双方一言不合就动了手。两人只打了十招，前九招这年轻人似乎毫无还手之力，但结果在第十招，奇事突生，年轻人连剑都没拔，竟然一招制敌，将名声知著的柯槐先生制住。后来，年轻人很有礼貌地再劝，这时柯槐先生再无面目北上，便只好打道回府了。

“这年轻人究竟是什么人，竟然如此厉害？”棚下的江湖客们都被吸引住了，不禁诧异地问道。

那客商钦佩地啧啧叹道：“这年轻人可真厉害，又谦恭有礼，实在是我平生仅见。他自报姓名说叫慕容焉，一听名字就知是我们慕容人，嘿！”

“慕容焉！”这三个字立刻在众人中激起了千层浪，棚下的食客闻言无不一震，更有人道：“难道他就是昔日名震段国的那个侠义少年慕容焉么，他长什么样？”

说到样貌，那客商也有些难以启齿地咳了一声，终于耐不住几个江湖客又是添茶，又是叫吃的，当下拍桌子道：“其实呢，你们江湖中人最重的不是武功侠义么，我们这位慕容大侠虽然人长得不怎么样，但武功人品可都是人中之龙，可谓侠骨丹心，义重如山，你们若是轻言漫笑，我便不说了！”

几个江湖客见他如此袒护，心中暗笑，面子上果然装出严肃的模样。这下那客商方满意地饮了一回茶，接着道：“慕容少侠头发花白，颇有少年老成的气概；面色稍郁，令人一看就知成熟稳重……”

哪知他话还未说完，棚下之人无不大笑。在这个慕容的客商眼中，慕容焉那花白头发、发育的脸色反而成了显著的优点，这两句话其实已经够了，自从慕容焉在段国名扬天下，剑慑群雄，那群江

湖武人回到中原，更是将他说得如同亲见，远在中原的江湖豪杰反而比慕容的人更了解他。不料如此一来，那客商不禁大为气愤，有骨气地将那群江湖客的茶饭一推，愤然拂袖离去，不禁又惹得众人望影大笑一回。

其中一个食客恍然大悟地道：“我说呢，最近有好几个门派都被入折回，想来定然是这慕容焉所为了，只不知他此举有何用意？”众人闻言都摇头不知，这时，棚边一位一直缄口不语的中年人突然大笑，接话道：“这点兄弟却知道得一清二楚……”

此言一出，顿时吸引了棚下诸人，纷纷向那人打量，急忙问个究竟。

那中年人啜了一回茶，喷了一回，方扫了众人一眼，缓缓地道：“却说当年慕容焉妙计回慕容，一回来就不费他本人一刀一剑，一计灭了木丸津，然后孤身一个人去了鸣月山，听说连‘逸剑宗’的宗主南宫纯和‘崧剑门’的宗主虹见渊见了，都得恭敬地喊他一声师叔，如今他击退这些门派，自然是为了减轻半月后两宗所面临的负担，这还不是明摆的事儿？”

众人纷纷点头，都道有理，其中一人骇异地道：“这慕容焉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年轻竟然如此厉害，连逸剑、崧剑两宗的宗主都叫他师叔，这么说他就是过九阳和慕容擎云的师兄弟了，只不知他的师尊又是哪位前辈高人？”

中年人闻言，不禁大为得意，言者那番话生似称赞自己一般，作了个罗圈儿揖，轻咳一声，复将众人目光拉回，说道：“说起他的师门，江湖中人知道的还没有几个，就连当年败给过九阳和慕容擎云的中原各大门派的老一辈儿人，恐怕也未必有一个能说出过九阳的师门来历的。”

众人立刻被他的话深深吸引，纷纷接着追问。

中年人没有回答，只是品了一口杯中的茶，连道晋国的茶实在

难喝。旁边几个急得红眼的索性将老板喊来，为他重新换了一壶蜀中成国的好茶，中年人方才连道“客气”，清咳一声，继续道：“其实啊，这慕容焉、封子綦和过九阳的师父确是一代高人，听说他的名字很奇怪，叫什么郑慧娘……”

“郑慧娘？”众人听名字都不禁大诧，道：“莫非他们的师父是个女的？”

中年人享受地饮了口茶，嗤笑一声，连连摇头，道：“非也非也。这位前辈的名字虽然不好听，但却是个男的，而且是位世外的奇人，听说他还练成了一种天下无敌的武功，名字叫作‘游神大法’，这位郑前辈自从练成了这一上乘武功，竟然返老还童，一百好几十的人看上去竟然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年差不多……”

他话没说完，早有人大大地不信，道：“真的假的，天下还真有这种武功？”

中年人的话被人质疑，顿时有些生气地道：“我骗你们干嘛，这件事一个月前还有人在前面的鸦儿镇亲自见过，你们若是不信，可以现在就上路，若是脚程快的，两天后就能赶到那里，可以打听打听么。要是我信口雌黄，就让我……让我口舌生疮，得个现眼报！”

这时，另外一个江湖客突然插口道：“这位兄台的话确是千真万确，这件事我也略有耳闻，听说当时这位郑前辈一掌就打折了十丈外一棵三人合围的大树，还收了当年段国五大狼主的三个作了挂名的弟子。给他们起了法号，叫什么黑豆、黄豆和绿豆……”

众人被他的话惊得目瞪口呆，我的妈啊，十丈外一棵三人合围的大树，他能一掌打断，这是什么等级啊。当下众人都不禁心中羡慕那三匹狼，不知是他们几生修来的福气，老来老来竟然能改邪归正，还拜了世外高人为师，真是出息。

其中一个叹道：“这么说来，这次鸣月山两宗有封子綦和慕容焉坐镇，有一场大大的热闹可看了。”

“这还用问!”那中年人道:“这场架乃是中原和燕国最高者的比试,百年难逢,就算被打死,看上一眼也值得,我是非去不可的!”

众人闻言纷纷赞同,都嚷着结伴同去。这回倒好,那个慕容焉越拦越糟,去看热闹的门派和江湖中人愈多了,这也难怪,天下凡是稍有一技之长的人一般都比平常人有脾气,有性格,以武犯禁向来是江湖人的金科玉律,你愈是遮遮掩掩,结果就更加欲盖弥彰。

这些江湖中人暂且不说,却说霖霖谷内,花絮飘零。

一个俊朗年轻人从那片木屋中出来,背上束着一具古琴,迳向南去。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白首荆山慕容焉,但如今他的头发再不能变白了,这刻正行到那瀑布左近,蓦见一道人影骤然一闪,倏忽闪进了一处山洞,心中一滞,当下也纵身掠到洞外,倾耳细听。立刻听到了那个熟悉的笑声,慕容焉当即认出此人正是设计将自己陷下磐风岩,又追至谷中的那个黑衣人,他究竟是谁?!

此处山洞就在西壁一侧,里面还颇为宽敞,正盘膝坐着一位绝色冷峭的少女。

“是西门若水?”慕容焉心中一惊。

如今西门若水刚好正在静心调息一看样子好像受了伤,不想这紧要关头,神秘人飘忽而至,少女神意惊遽,虽然看得一清二楚,但却根本无法起身,但西门若水是个冷静的人,脑中电闪百转,立刻又神气无变、湛然不动地静了下来,故意缓缓睁开妙目,望住那人,黑衣人本以为自己突然出现,少女定然会惊起拔剑,那时自可上去一举将她制服,但如今她却一动不动,反而令其心中一怔。西门若水的暗器他是见识过的,急忙停在了洞内五尺处,警戒地不敢再往里进。

神秘人四下仔细扫了一回,最后重又将目光投在少女身上,嘿嘿一笑,道:“西门若水,你今日还能逃得出我的手心吗,我今日就与你成其好事,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又何必如此坚持呢,你这

么久不走，不就是在等我么？”

西门若水心中大怒，恨不得上去一剑将这恶贼刺个透心凉，结果这一动气，前些日被黑衣人打的内伤隐隐作痛，面上却依然冰冷得令人不敢仰视，冷道：“你这见不得人的鼠辈，有本事你就过来吃本姑娘一蓬毒针，我倒想看看你死后，你的心是不是黑的，烂的！”

黑衣人在她说话时一直盯住她的脸色，想从中察觉些破绽，但终于没有捕捉到丝毫气坏之状。但又不明白她为何如此笃定地坐着不动，当下又看地上有没有埋下班毒针一类的暗器，却依然毫无发现。不禁有些生气地冷笑一声，脚步却丝毫不敢上前，道：“西门若水，几日前你中了我一掌，一定是起不了身了，你敢否认么？”

西门若水不屑一顾地看了他一眼，道：“你说对了，那又怎么样？”

黑衣人想不到她竟然供认不讳，不禁一怔，愈加觉得她一定有所凭恃，才如此安如泰山。他眼珠转了一回，突然仰天笑道：“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已经把慕容焉那三个人抓住了，眼下这谷中只剩下我们两个了，你不让我如愿，我自然有很多办法让你服服帖帖，只是我不想把一件好事弄得如此不雅！”

西门若水闻言，心里戈登一下，娇靥发白，急忙问道：“你抓住了他们三个，你……你把慕容焉怎么样了？”言间竟然惊惶地关切异常，听得洞口外的慕容焉不觉一怔，很出意料之外。

黑衣人嘿嘿笑道：“我要的是赵馥雪那个女人，慕容焉和另外一个男的我见了就讨厌，早就一剑给杀了，而且还和那个美得无双的赵馥雪作成了好事……”

西门若水脸色遽变，突然精神恍惚，一口真气提不上来，哇地吐了一口鲜血，摇晃着身子几乎栽倒。黑衣人见状，心中恍然大悟，旋即大喜，哈哈狂作地得意大笑道：“西门若水，我道你有多厉害，说到底却不过是装样子来唬老子，我只骗你一骗，你就露出馅了，

看来你还蛮关心慕容焉那个病鬼的吗。我本来打算要用烟熏你出来的，但又怕伤着了你的身体，看来今日你不遂我也不成了。”言毕得意地心中大畅，步步逼来。

西门若水花容惨变，想扬手射出暗器，但胳膊却怎么也抬不起来，口角滴着血，冷冷地道：“你……你方才在骗我，你好卑鄙无耻，你……这个小人！”言间伸手去摸地上的长剑。

黑衣人狡黠阴狠地冷笑道：“西门若水，你知道么，我一见到你就喜欢你了，你的样子虽然冷，但我就是喜欢你这样，有时我觉得你比赵馥雪更有味道。”

西门若水脸色惊变，挣扎着骂道：“你这个无耻的小人，你……你不要过来！”

“你愈不叫我过来，我就非过来不可，你起来杀我啊，宝贝！”黑衣人一面欣赏着她惊惶地挣扎，得意地步步逼近。就在此时，洞外倏忽掠进来一丝微风，突然光线一断，立刻又恢复了，但仅此功夫，一个人影如凭空而出，赫然立在了黑衣人前面，如同鬼魅一般突然。洞里的两人都骇然一惊，他们那里见过如此迅捷的身法，还真以为见到鬼魅，急忙看个究竟。但那西门若水只能看到个背影，见此人背上束着一具古琴，手里并未带什么兵器，只有一截树枝。

黑衣人却看得清楚，但见这人竟然是个天姿精烁、灵眸绝朗的年轻人，他的眼睛能令世人自惭形秽，他的容貌令人惊异，气魄飘逸无御，能化刀兵。光看他方才一手，黑衣人立刻警觉大起，但倏忽之间又觉这人有几分似曾相识，突然……他陡地想到了慕容焉，他所见过的人中，只有慕容焉有如此无御的气度，但眼前这人却比慕容焉相貌好上不知凡几，又不太可能是他，但转念一想，除了这幽谷根本无人知晓，这时他蓦地想到经月来自己远远地观看到慕容焉毒瘴之中修炼内功，依稀记得他的容貌气质都在改变，只是那桃林中烟雾弥漫，是以没能看得清楚。

一念及此，黑衣人心中一凜，退后一步，道：“阁下……是什么人，怎么来到这里的？”

慕容焉淡淡地望了他一眼，口气沉冷，道：“我是谁你不用问，但我有个问题却一直想知道，那就是你的庐山真面目究竟有多令人憎恶讨厌。”

黑衣人上下打量了他好几趟，冷冷一笑道：“就凭你手中的那截枯树枝么，你这小辈未免太异想天开……”哪知他话犹未毕，慕容焉倏然手中一陡，那截枯树枝电闪而出。黑衣人虽然早有防备，但还是被慕容焉的速度惊得一骇，身不稍动，长剑却登时自身下涌上，中途将那树枝拦住，正自得意，却倏地骇然发现那截干枯的树枝虽然与他的长剑交击，但竟然丝毫没有斩断半分，反而是那树枝不可能地柔曲一弯，柔若柳条般地继续击下，不偏不倚，正好击在黑衣人的脸上，顿时听得“啪”地一声响，黑衣人被这一记打得头晕眼花，犹如被人当头打了一记耳光，急忙骇然撤身，却见慕容焉若无其事地庄重道：“信口损人，乱造口业，该打。”

黑衣人和西门若水都被骇了一跳，想不到这人竟然如此迅捷。

慕容焉道：“下一剑你可接好了，我要看你那丑恶的嘴脸了——”“了”字出口，手中树枝陡然挟风而至，其快无迹，那黑衣人正觉大怒，心中一恨，登时将剑挥成一轮密不透风的铁壁，心道你再厉害，无知小辈你想取我面上黑巾也势比登天！事实上，他的剑不谓不快，但慕容焉的功力又岂是他能揣测得了的。就在那剑幕成时，慕容焉目利如刀，觑准了一招递出，西门若水竟然听到了兵器交接的“锵锵！”钢音儿，芳心大震。这年轻人的功力也忒厉害，以一截枯木能柔能刚，但见他一剑正抵在黑衣人的剑脊之上，准确无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试想那黑衣人的剑幕是何等无迹，能一眼觑准这柄剑在剑幕中的位置，并一下抵中剑脊，那种速度、眼力无不要惊人的好，否则绝难做到。但见慕容焉一枝抵中，轰然无御地

将那人几乎推出洞外，就在黑衣人骇异惊顾之际，慕容焉突然“啪”地抽枝素手上撩，但闻“嘶！”地一声，黑衣人面上的面罩陡然被挑破撕了下来，立刻露出一个壮汉模样的陌生人，这人相貌再普通不过，方脸，浓眉，脸上并无一丝表情，其冷凝程度竟然比西门若水更厉害。

慕容焉与西门若水俱是一怔，想不到这个邪恶的人竟然生了一副忠厚的样貌。黑衣人也骇然地望了慕容焉一眼，立刻掩脸纵身急逃，慕容焉行出洞外，望着那人的背影不觉怔住，这个人他在“逸剑宗”的悬壶房见过，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十五师弟陆大实，更想不到他的武功修为竟然如此高明。但转念一想又觉不对，慕容焉虽然初来鸣月山不久，但素知此人天性纯厚，绝非见色起意之人。思忖之间，眼光不经意地低头一看，正望见自己手中那截树枝上沾刷下来一丝东西，当下取到手里仔细一看，立刻认出是作人皮面具的材料。不禁心中惊震，暗道：“这人果然不是陆大实，端得好深的心机，外面罩了面罩不说，还在里面戴了一层面具，似是生怕被人认出庐山真容。就算是不幸被人发现，也只会怀疑到陆大实头上，于他无关。难怪方才他的样貌看起来冷冰冰的毫无表情，而且逃时还掩着脸去的，分明是怕我看出他脸上戴着副面具。”

洞中的西门若水想追出来道谢，却走不动，只好望着洞口他的背影，感激地道：“你……你是什么人，多谢你救了我！”

慕容焉头也不回，淡淡地道：“我是谁无关紧要，你现在伤得不轻，赶快调息运气，那人狡猾得很，我会在此等你调息完了再走。”言毕，再不多说，迳自盘膝坐下。

西门若水既奇怪，又感激地道了声谢，当下果然依言打坐，调息疗伤。不足一个时辰，她轻轻舒了口气，缓缓地睁开双目，顿时精神转好了许多，玉面又恢复了那娇美的冷峭。这时看见那年轻人依然头也不回地坐在洞口，心中骤然一暖，但又怕自己一动让他听

见，只在背后悄悄拿妙目看他，直觉这人身影熟悉，竟似在什么地方见过，突然间……

她脑中轰地一震，立刻想起了方才这人说话时，声音与慕容焉的很相似。少女登时芳心大乱，一双妙目又仔细地打量他的背影一回，面上泛起一派幽凄神色，细致地回忆了方才他出招的气魄，立刻觉得自己所见过的人中，只有白首荆山有如此风采。联想到经月自己看到他在毒烟中练功，芳心早已震颤不已。

“是他，他……他是慕容焉？”少女娇靥上幽凄渐浓，幽幽忖道，两片鲜红樱唇翕动一下，欲说无语，正在这时，慕容焉振衣起身，不回头地淡淡说道：“你的伤好得差不多了，我也该走了。西门姑娘还是早点离开此谷的好，方才那人武功不在你之下。”

西门若水听他说话，芳心一颤，妙目之中顿觉一融，颤声道：“你……你是慕容焉？”

慕容焉倏然止步，并未回答她，依然道：“这谷中太不安全，你还是早走吧！”

西门若水闻言益加肯定了他就是慕容焉，没想到经月不见，他的修为竟如此之高，光听呼吸就知自己已经恢复。西门若水芳心登时一阵空落，秀眉轻蹙，妙目微红，朱唇惨白颤抖，缓缓向后退了一步，妙目隐射万缕幽怨，凝注慕容焉的背影，几次欲言又止，她能说些什么呢。

慕容焉甚至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能听到、感觉的到她的流泪，虽然她故意放得很轻微，不想让他知道自己在流泪。

慕容焉静默片刻，语气沉缓道：“你……你为什么流泪？”

西门若水妙目欲合，睫毛一颤，清泪倏然坠下，哀怨地道：“慕容焉，难道我就如此不堪么，你竟然看也不看我一眼。你……你真的如此恨我么？”

慕容焉缓了半晌，道：“西门姑娘，紫柯的事我不怪你，但你一

路追杀到此，你……你叫我如何……你这番话我实在承受不起，我们相见不如不见。你……走吧……”一言及此，他轻喟一声，负琴就待离去。

西门若水清泪愈下，顿了一顿，突然道：“慕容焉，你知道我为何一路追杀你也没能杀得了你么？”

慕容焉停了下来，驻足不行。

西门若水冰冷的娇靥上哀怨已极，咬着玉唇片晌，终于勇敢地道：“现在我虽然杀不了你，一年前我却随时可以杀你，但……但我还是没有杀你……”话说到此，她似乎再无勇气说下去，倏又语气转冷道：“既然你不想再看到我，我说完了就永远不会见你……”她樱口数张，欲言又止，突然自己恨自己地掠出山洞，转身离开，回头望了他一眼，道：“你真的以为我很在乎东震剑宗的宗主么，我一路杀你是想……跟着你，怕段国人和江湖上的高手把你杀了，你却……”一言及此，这个坚强的少女竟突然潸然泣下，神色凄惨地转身飞掠，稍不停滞地向谷外掠去——伤心的人！

她话说完，双肩微晃，如飞远去，片刻人影已杳。

慕容焉闻言，登时愣在当地，手中树枝“啪！”地坠地，他惊呆了！

在他的眼中，一直视西门若水如同魔鬼，但却想不到一路追杀的背后竟然是如此一段事情。回首前尘，昔日那些事历历在目，所有的细节一经自己想来，确是如此。年轻人突然心神大乱，精神恍惚半晌，恍然大悟地急忙转身，但此时这里哪还有半个人影，那西门若水早走远了。回想起当日她为了救自己与黑衣人拼命，而她留在此地不走，无非是怕自己不是那黑衣人的对手，一念及此，慕容焉眼中一融，心头铅塞，想起她方才走时那伤心欲绝的话，顿时心乱如麻，他虽然没有看见西门若水哀怨的样子，但任谁也能想像得到，方才她是伤心欲绝，而自己过去更是伤透了她的心！

世间的事真是复杂，而其中最复杂者，莫过一个情字，它可以让仇变为爱，也可以将爱变为恨，因为它而发生的事，常常意想不到，但又合情合理，人生于世，负情含性，有几个人可以作到太上忘情？而你一旦忘情，就不啻与圣人为邻了！

慕容焉实在胸闷得难受，仰天一声长叹，暗暗地道：“西门姑娘，原来你……你竟然……竟然会这么为我，你却为何要故意装成恶人，哎……”他缓了半晌，方咽下心中感激，不能自胜地涵化一泓眼泪，仰立久之，喃喃道：“你的心意……我怕是此生难以接受，我慕容焉对不起你了……”一言及此，年轻人出神地望了她远去的方向，愧疚地沉默呆愣，良久，方仰视西极垂天之云，揽衣蹀躞，振衣而去，如电一般飞掠向桃花瘴内。他以极快的身法不让自己有稍息停顿，他怕自己一停下来就会愧疚……

慕容焉走后，一棵树上突然跳下一个人影，一个黑衣人影，狡黠阴狠地纵身远去了。

霁霖谷内，遍地的桃林结满了累累硕果。如今虽然还青还嫩，但也很诱人。有几次郑慧娘都忍不住，找他那挂名的师姐赵馥雪商量，但结果是没有人知道这桃子有没有毒。郑慧娘正觉无聊，慕容焉却突然负琴而至，赵馥雪见了顿时喜得粲齿娇笑地睁大了眼睛，拉住慕容焉的手道：“焉哥哥，你把我的琴带来了，我正想弹首曲子给你听呢。”

郑慧娘听她竟然喊慕容焉叫“焉哥哥”，心中大叫过分，不禁斜眼瞪住他们。心道：“我和这个挂名的师爷都是一块大肉团上四枝八叉，有手有脚，顶上生个大冬瓜。这么一凑和，都能有说有笑，能蹦会跳的，为何他却老是抢我的风头呢？”

慕容焉也被赵馥雪的称呼弄得脸上微微发热，看了郑慧娘一眼，有些发窘。却不料那郑慧娘看了他如此模样，心里愈加骂他是小白

脸，心道有我老郑在此，看你们还能怎么样，于是只拿眼看住两人不放。赵馥雪发现此状，亦不禁玉面倏地一红，发窘地顿时垂下螭首，拉慕容焉低低地去看她御鸟。

慕容焉见她如此娇羞，心中微震，却早被赵馥雪拉着去了湖边，这少女取过那具古琴，在一处空旷的地方停下，看了慕容焉一眼，玉坐调弦。

慕容焉啾啾了一会儿，终于喃喃地道：“刚才你……你怎么叫我……”

赵馥雪嫣然一笑，温柔美极地道：“叫你焉哥哥是么，我作过了姐姐的瘾，自然轮到你作哥哥了，我喜欢这样叫，有什么不对？”

慕容焉道：“但……是，你前些时还让我叫你……姐姐呢。”

赵馥雪似乎没有听见，只顾自己调弦，突然拍手地欢呼一声，道：“焉哥哥，琴我调好了，现在我要把树林里的鸟都唤过来，让它们也都叫你哥哥！”

年轻人微微摇头，大大地不信。

赵馥雪看他模样，故作生气地嗔了一回，一双美眸宛若凝了一泓秋水转注在那具琴上，一双纤纤玉手轻放其上，玉腕调弦，轻挑漫剔，顿时奏出了一只悠扬如水的曲子，那琴声清越绝俗、猗靡不绝，正如这幽谷中的云雾，杉林中的岚霭，缥缈聚散，似天籁，若仙韵，令人身心融畅，祛欲灭俗，方圆远近，惟闻谷内回音飘飘荡荡，如随长风，似浴流霞。

慕容焉不觉听得痴了，看得痴了。

那优美的琴声固然令人叹绝，但弹琴之人更是令他怦然心动。眼前的这位美绝出尘的少女，进退揉颤，恍若仙子一般。慕容焉朦胧间，突见一双清丽的妙眸清切地望着自己，微微地顾着自己，忽闪着……那令人震颤的朦胧的雾鬓风鬟……年轻人急忙将视线挪开，仰头之时，竟见那边被染白的水杉林中飞来很多美丽的鸟儿，有松鸡、